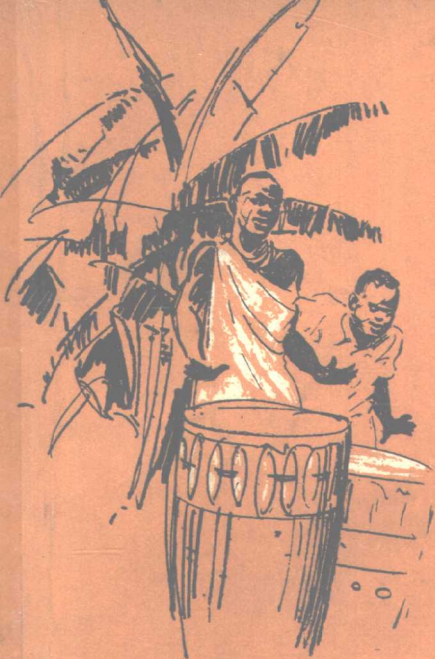




西非日记

杜 宣

西非日記

杜 宣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封面設計：張步

西非日記

書號 1748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號)

字數 74,000 開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張 $\frac{5}{8}$ 插頁 5

1964年3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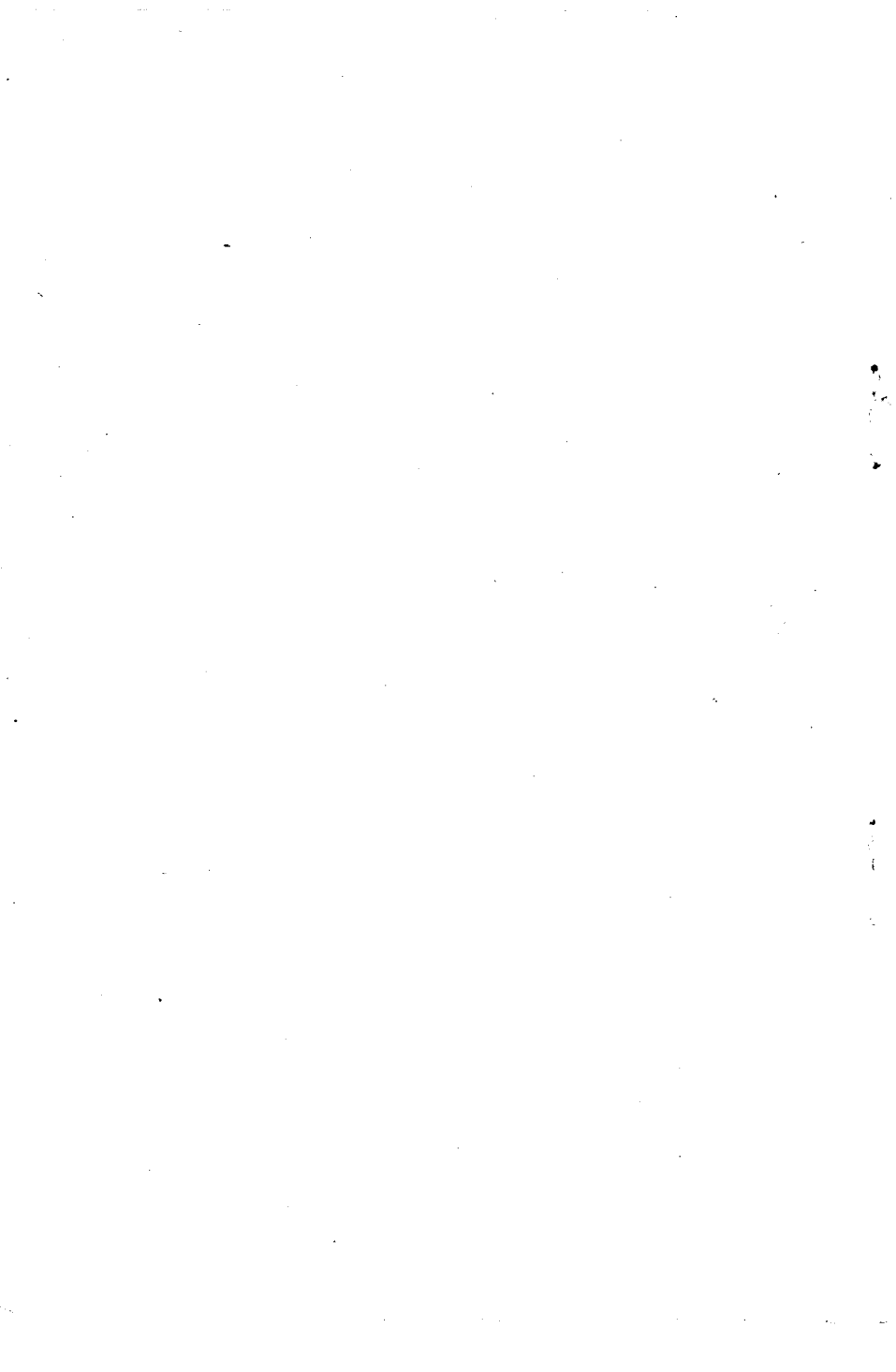
印數00001—22000冊 定價(3)0.48元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目 录

加納日記	1
几內亞日記	53
馬里日記	97
非行詩簡	129
后記	142

加納日記



二月二十五日

現在正是正午十二点钟。离我們飞机起飞時間，还有一个钟头零十分。我們坐在开罗机場的候机室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真是蛮有意思的。开罗是欧洲、非洲、亚洲的航空中心。人多极了。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大家都是那末匆匆忙忙的。各种行业、各种年齡的人都有。但是最多的还是年老的欧洲游客。欧洲的冬天是阴沉而寒冷，很难見到太阳的。有錢又有閑的欧洲人，为了追逐明丽的阳光，就在这时候像候鳥一样的紛紛的飞到非洲。阿联是欢迎游客的。在每一个名胜所在，都盖了十分豪华的旅店，准备了各种丰盛可口的食物和飲料。一切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員，都受过很好的业务訓練，并且还能够說十分流利的英語。只要你荷包里有錢，你就可以在这里过着像《天方夜譚》里面的王公一样的日子。我們常常在开罗的大金字塔下面，看到这些年老的

白种人，坐在那漂亮的咖啡店的大阳台上晒着太阳，整个上午或者整个下午一句话也不说的，瞧着斯芬克斯，也在洛克索的冬宫饭店宽敞的大走廊上，同样的看着这些年老的白种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对着静静的尼罗河。这些人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们似乎对什么也没有兴趣了，成天的连话也不愿意说了，但是为什么都要出来旅行呢？也许是想在这点剩余的岁月里，找一个安静的好地方，细细地咀嚼着那消逝了的年华吧。

开罗的夏季来得挺早的。一到三月，就热得要命。这些白色候鸟们为了逃避非洲的热浪，现在又竞相的要飞回他们的老窝去了。所以这一阵子，飞机场特别的拥挤。

飞机是准一时十分钟起飞的。去西非的乘客很少，不对号入座。我拣了一个靠窗口的位子坐下。我来开罗的时候是深夜。除了一些灯火，什么也没有看见。今天才有机会对这个古老的世界上的名城——开罗作一次鸟瞰。

开罗是建筑在沙漠上的大城市。阿联是沙漠上的国家。无际荒沙中躺着一一条翡翠色的带子，那就是非洲文化的母亲，古老的尼罗河和依靠它哺育的两岸的农作物。雄奇庞大的金字塔，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孩子们堆的瓦礫堆一样。同样的事物，由于视角不同，所得的结论竟会相差那末的远……

我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飞机就已进入了撒哈拉大沙

漠的上空。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大沙漠，据说我国的大戈壁只及它四分之一。今天我们乘的喷气机，要在它的上空飞八小时。从地中海滨的开罗到大西洋滨赤道边缘的阿克拉，穿过北回归线，横断非洲大陆，这大一片，事实上都属于撒哈拉大沙漠。

地下宝藏十分丰富的撒哈拉，从它的地表面上看，的确是荒凉而又庞大。没有树木，没有河流，没有人烟，甚至可以說没有山脉。虽然有时看到一点山，但那都是孤独的沙丘，或者是沙漠中的断崖。这是一个灰白色的世界，除了灰白色还是灰白色。看久了甚至于感觉到是一个没有颜色的世界。

难道撒哈拉真是这样的死寂吗？不是的，绝不是的，要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完全错了。我不是地质学家，我说不清楚撒哈拉丰富的地下宝藏，将对人类生活起着如何巨大的贡献。当落日的前刻，撒哈拉就变成了一个彩色缤纷，神话般的神奇而又美丽的世界了。

在我们祖国壮丽的江山中，我看过不少落日的。庐山含鄱口、衡山祝融峰的落日曾使我赞叹不已；也为洱海和点苍山的夕照，迷恋忘返。望着雄峻的黄山傍晚时的似海浮云，在它那原始森林中踏着松软的落叶，迎着前面金色的晚霞走去，使我感到人生的美妙。还有使我永远沉醉的是站在石钟山的崖石上，看着载负着落日的金光奔腾咆哮的长江，顿觉得胸怀壮阔和生活如蜜一样的香

甜……

但是今天，当我从机窗中望去，无际的彩霞浮在脚下，我們就好像在一块龐大无边的天鵝絨的地毯上滑翔。我們的飞机正朝着西方一往无前的奔赴，金輪一样的落日，在我們的眼前发散出万道金光。漸漸地彩霞变得深紫了。落日下去了。在远方的地平綫上，一道鵝黃色的光环，却历久不散。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地球的球面形状。这种奇景，我是从来没有看見过的。我国唐代偉大的天才詩人王勃的名句：“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很自然的就在我的脑际縈迴不已。

入夜，撒哈拉的上空，变成了銀白色的世界，感到寒光逼人、万里鋪霜一样的冷寂。我想像中的月球中的景色似乎就是这样的。什么生物也沒有，真是极目荒凉。我心想，哪怕看到一棵树，也会感到多么的有生气啊。忽然間，抬起头，看到一輪皓月，正在向我窺看。一看到她，我真高兴极了。真像見到了久别的故人一样。月亮似乎是了解我的心情，她就那末多情的、寸刻不离的伴着我們作沙漠上的夜航。这时，我就如同挽着自己亲人的手臂在月下漫步一样。多么溫馨的寂靜啊！

夜，十一时多点。我們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着陆。这是非洲的第二个大都市。也可以說是黑非洲的第一个大都市。据說有三十万人口。走出机艙門口，一股强烈的湿热，从地面涌了上来，好像是走进了蒸籠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尝到西非的热浪。一看机场的人都穿着夏装，有的劳苦人民打着赤膊。而我还穿着春服，毛衣。

拉各斯的机场建筑，很具规模。

在拉各斯机场休息了四十五分钟，我们又上了飞机，准备继续航行。忽然一位非洲籍的乘客携带的手枪走了火，误伤了一个印度孩子。这突然的不幸事件，震动了整个机场。同时这事件牵涉了四个国家：带手枪的是非洲某国人，受伤的是印度孩子，我们乘的飞机是阿联的，发生的地点又在尼日利亚。因此就复杂化了。尼日利亚的警察为了要处理这案件，我们就被迫在拉各斯的机场饭店度过在西非洲的第一个夜晚。

二月二十六日

拉各斯的机场饭店，从机场乘汽车大约十分钟左右就到了。这是一幢现代化的建筑，可惜缺乏非洲的民族特色。四四方方，像个大火柴盒子。房间的设备很现代化。有冷气机、收音机、电话和很考究的卫生设备。由于天气闷热，一进房门我就开了冷气机。这时感到又渴又饿，很想喝点什么，吃点什么。按电铃，没有人来。一看表已经凌晨三点钟了。大约服务员都已休息。餐厅当然也不会供应饮食了。同时想到身上没有带尼日利亚的货币，就是有东西吃，也无法付款。只有洗澡睡觉。

洗完澡，躺在床上，感到有点凉悠悠的。一看，冷气机还开着。我没有开冷气睡觉的经验，起来把它关了。但是过了几分钟就感到热得不能忍耐，只得起来又把它开了。这样关了开，开了又关，搞了好几次。天也就渐渐地亮了起来。人虽然很乏，但这是我到黑非洲的第一个早晨啊！怎能够再睡呢。拉开窗帘，看看非洲的黎明究竟是怎样？

无论哪里的黎明，就像无论哪里孩子一样，总是可爱的，十分可爱的。推开窗门，一股清新的凉气，扑面而来，精神为之一振，倦意也就全消了。

多美的早晨啊！刚刚升起的太阳，照在高标而又疏淡的椰林上面，好像椰林中间挂了一层纱。本来多少总显得有些傲气的椰子树，这时就像顽皮的孩子，在朝日晓风下，不停的点头哈腰。

这次在开罗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第二届会议的时候，出席会议的尼日利亚的女诗人，由于疫苗注射的手续不够完备，扣留在开罗机场。我曾经去探望过她两次。昨天我们又同机到拉各斯。热情的女诗人，对于我们经过拉各斯而不能访问她的祖国感到十分的遗憾。要是她知道我们由于这样的偶然因素在她的首都逗留了一个夜晚，她该是多么的高兴。我很后悔，没有把她的名字和地点抄下来，要不然，我们在她的首都，和她喝一杯酒，该多好！

她是一个热爱尼日利亚和热爱非洲的诗人。因此她对丑恶的殖民主义抱着强烈的仇恨。她告诉我：葡萄牙的殖民主义分子是十五世纪开始侵略尼日利亚的。但是她的祖国远在葡萄牙人侵入之前的两个世纪，就有了高度的文化。那时就已有着冶炼工业、纺织业和各种精美的手工业。几百年来由于葡萄牙和英帝国主义一方面在尼日利亚大量的贩卖黑人，进行着血腥的野蛮的奴隶贩卖，另一方面扼杀尼日利亚的民族文化，强迫尼日利亚成为一个原料产地的国家。但是尼日利亚人民一直没有向帝国主义屈服过，几百年来，尼日利亚的历史，就是一部反帝斗争的历史。

女诗人的性格就像尼日利亚的气候一样的强烈。她的爱憎是十分分明的，她热爱她的人民和民族，她憎恨丑恶的帝国主义。她坚信她的祖国会战胜一切束缚的。

太阳已经上升起来了。我的同伴们来邀我去吃早饭。在餐厅的门口，看到一块英文木牌，上面写着：“为了饥饿的人们”。非洲人真是富于创造性，也是很懂得幽默的。

飞机八时许起飞，十时十分到达阿克拉。一走出机舱梯口，就看到一辆汽车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在明丽的阳光下迎风招展。接着看到黄华大使和使馆的其他同志们。以加纳作家协会主席但特先生为首的加文艺界的朋友们及一些新闻记者也迎上来了。但特先生，我们是在开罗会议时认识的，算是老朋友了。在候机室里，我们向每

一个来迎接我們的同志、朋友，一一致意。在記者們的邀請下，我們发表了一个簡短的談話。我們的飞机本来應該是昨夜到达的，拉各斯的偶然事件，使我們稽留了一夜，因此很多朋友都是跑了两趟。黃华同志告訴我說，但特先生和他們，昨夜曾鵲候到夜半一时。朋友們和同志的热情，使我們十分的感动。

在我們来之前，使館已和加納作家协会談妥了我們在加納的訪問日程，并在星飯店訂好了房間。

阿克拉和拉各斯一样，到处是高大的树木。非洲真是植物的王国。同样的一种树或者花，一到非洲就长得特別高大，开得特別鮮艳。

阿克拉是座十分美丽的城市。明丽的阳光，鮮艳的花朵，綠色的森林和藍色的海水，构成了阿克拉的特色。

我們下榻在阿克拉的星飯店。这是阿克拉第一流飯店，建筑在高大的森林里，設備完善。用黑色的五角星作为商标，一切設備用具上都有一个黑星。

旅館中四脚蛇很多，而且很大，大的有一尺四五寸长。有时会悄悄的爬进房間里来。顏色十分丰富，有的头是鮮紅的，尾巴是綠色的。有的是綠色的头，紫黃色的尾巴，还有全部是花的。真是好看极了。人們叫它做变色蜥蜴，又叫做变色龙，因为一天到晚它会变成各种顏色。这种变色蜥蜴，是卫生运动的英雄，它在牆脚下，沟渠边，花园里，到处巡邏，覓食蚊子的幼虫和蒼蠅。因此

阿克拉虽然四季酷热，蚊虫和蒼蝇却很少。

下午，加納的文化艺术委员会的戏剧艺术的組織者，海地的一位流亡戏剧家罗諾先生，陪同我們到加納大学去拜訪副校长凱西先生。校长为恩克魯瑪总统自己兼任。凱西先生出身于酋长，是加納政府中的活跃人物。他是恩克魯瑪总统的文化顧問，又是加納政府文化艺术委员会的主席。

加納大学距离阿克拉市大約七英里，一九四八年由阿奇莫塔书院发展起来的，一九四九年扩大为現在的規模。

由于联系上的某种差誤，凱西先生不在学校里，我們只有乘着車子在校園中兜了一个大圈子。

校舍建筑在一个平闊而略带点傾斜的山丘上。整个山丘鋪滿了如茵的綠草，显得空闊而舒适。在起伏的丘陵地帶上，有一幢幢白色的小房子，很像走进了阿尔卑斯山美丽的牧羊人的村落一样。

加納政府感于长期以来在英帝国主义压迫下人民沒有文化的痛苦，所以就不惜工本的来創辦这所大学。据云，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政府几乎要花上二千加納鎊，折合人民币近一万四千元左右。

从加納大学出来，我們回到市区訪問加納艺术剧院。剧院十分别致，建筑在高大的森林里面，占地面积大約只有四分之一亩的样子，是帶有非洲風味而又別出心裁的

嶄新的建築。劇院最大的一個部分是一塊露天的草地，這就是觀眾席，大約可容一百五十人左右。舞台比觀眾席高出一尺的樣子，約二丈多深，四丈多寬。舞台的兩側有兩小間平房，那是演員化妝和休息的地方。劇院的經常辦公室，也就在這兩間小平房裏面。

出來接待我們的加納劇院的創辦人——梭士蘭夫人，是一位很有文化素養的非洲女性。她是加納現代劇的啟蒙運動者。從梭士蘭夫人的介紹中，我們知道她和她的朋友們，為加納的現代民族戲劇運動盡了很大的力量。

加納的現代劇，始於一九五八年十月。那時在阿克拉的海邊找了一間草房子，邀了几个熱心戲劇的朋友，一方面訓練演員，一方面籌措基金。非洲人民本來就很熱愛歌舞的，而且都賦有表演天才。在訓練過程中，集中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九五九年五月，開始了第一次加納現代劇的演出。通過這次演出，有興趣的人就更多了。一九六〇年曾經到外地去演出過四次。這樣就擴大了影響，人愈來愈多。原來的草房子不夠使用了，於是就開始籌建這個劇場。一九六〇年一月開始建築，七月完工，十月正式舉行公演。有了劇場以後，演出就一直不斷的舉行。

加納的現代劇，大約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種屬於話劇，但沒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縛，場次和時間都很自由，故事也很簡單。不用幕布，有一種搬運道具的人，很像我

国古典戏剧。另一种，很像希腊剧的合唱喜剧和諷刺喜剧。还有一种就是根据民間的节日戏剧加以提炼的。加納人民是信仰宗教的。节日戏剧的内容都是严肃的，因此多半是悲剧。

所有的演出，布景都十分简单。有的甚至于沒有布景，只有几样必需的道具。因为戏剧的内容，反映出的都是大家熟悉的生活，所以通过表演和对话，观众很自然的就能很清楚的知道这事件的环境。

加納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职业剧团，所有演員都是业余的。演員的业务训练，都是通过排演，現在他們已经有六个业余剧团，每个团約有五十个演員。

晚上，我們就在加納剧院中，欣赏剧院院长格萊弗先生自編自导的话剧：《子和女》。主题是描写非洲上层社会中两代人新旧思想冲突的。

我們十分欣赏这座小巧的露天剧院。它是很适合加納的具体条件的。因为地处热带，建立任何室内剧院，冷气设备是首先要有的，那就需要大笔經費。目前戏剧运动在加納还是在拓荒运动阶段。观众不是太多，社会影响还不是太大。在美丽的森林里面建筑一个小巧露天劇場，是很切合实际的。

加納的戏剧运动和加納的民族独立运动是紧紧結合在一起的。有着輝煌历史的古代加納帝国的文化艺术，在英帝国主义統治时期，被扼杀了，中断了。独立后的加納